

# 獵殺到觀賞

作者 /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廖鴻基創會董事長

作者發起臺灣知名 NGO 組織 -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，為創會董事長，於臺灣文學界有「海洋作家」之稱，長期關注於臺灣海洋環境與生態文化工作。



不過 20 多年前，鯨豚如一堆漁獲橫列在漁市場等著拍賣屠宰。1990 年，政府受國際保育組織壓力將鯨豚列為保育類動物，1997 年，臺灣賞鯨活動首航。從獵殺到觀賞，如今，鯨豚不再是我們的食物選項。賞鯨活動已經邁入第 18 年了，目前賞鯨船數量近 30 艘，每年吸引大約 20 餘萬遊客搭船出海觀賞鯨豚。以活動成長或觀光產業效益而言，賞鯨活動確實開創了臺灣海洋生物資源運用的典範。但是，近切接觸鯨豚 18 年來，我們是否透過研究對鯨豚多了解一些？我們又是否對賞鯨活動做了哪些有意義的關注與實質調整？淺盆型社會的爭搶及一窩蜂現象，將導致賞鯨活動資源有限而又過度與不當使用的疑慮。

然而無可否認地，臺灣與鯨豚的關係，確實經由賞鯨活動，從腸胃（生存）需求提升到觀賞（生活）層次。一個社會生活習慣以及生態價值觀的改變並不容易，即便如此，自然資源的運用都必需謹慎以對並有所節制，對賞鯨活動的關注，應將重點先放在海洋大環境面來思考。

沿海是賞鯨活動的場域，鯨豚因為受到魚群的吸引，而隨著海流來到沿海覓食。倘若民眾繼續使用鯨豚誤觸網機率極高的流刺網在沿海捕魚，就好比在賞鯨活動的場域四處張設讓鯨豚致命的陷阱。此外，魩仔魚是沿海食物鏈基礎，是浮游魚類以及以魚為食的鯨豚願意進入沿海的主要誘因，倘若我們繼續在沿海大量捕撈魩仔魚，等同於是著手敗掉鯨豚願意靠岸的動機。

關心賞鯨船與鯨豚的對待關係當然重要，但是，關心鯨豚在臺灣沿海的生存問題似乎是更迫切的重點。關心鯨豚的最大意義，不就在關心臺灣整體海洋環境與生態嗎？賞鯨活動的未來，需要多元且整體的思考，包括禁用不符合永續漁撈，且早已被國際禁用於公海的「死網之牆」流刺網，特別是會對鯨豚造成極為嚴重傷害的鯊魚流刺網和旗魚流刺網。此外，減少或禁止魩仔魚捕撈，留一些魚苗在沿海，我們將得到更多鯨豚資源的回饋。更可設置公權力能夠有效執行的「沿海生態保護區」，來維護已嚴重受傷且日愈枯竭的沿海魚類資源。

先保底，留住鯨豚，我們才有機會繼續討論賞鯨活動與鯨豚的對待關係。政府可以鼓勵學術單位多投入鯨豚生物、賞鯨活動，以及臺灣沿海漁撈行為與鯨豚資源的相關性等研究，讓民眾對鯨豚有更多的了解，將有助於我們的正確作為。

除此之外，投入輔導及輔助賞鯨活動軟、硬體的提升也是重要工作，軟體上，為寓教於樂，可建置在海上的海洋教育平臺，輔導業者提升解說設備與解說人員訓練；硬體上，可輔助賞鯨船改用噪音與震動大幅降低的電動系統。

賞鯨活動第 18 年過了，至少我們已開始學習如何與鯨豚和善相處。但放任發展或原地踏步一定不是好事。無論政府、學界、業者，還有很多事應做而未做。從獵殺到觀賞，在這一步以後，賞鯨活動還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。